

株 洲 日 报

神农周刊

ZHUZHOU RIBAO

2025年11月
23
星期日

乙巳年十月初四
第24181期

今日4版

国内统一
连续出版物号
CN 43-0005



中共株洲市委主管、主办
株洲日报社出版



重上凤凰山

鹤岭

很早之前，就有遍访南岳衡山七十二峰之意，近年也曾到过其中的几峰，老家旁的凤凰山恰是之一。

凤凰山是南岳七十二峰中最东边的一座高山，由诸多山头组成，延绵山脉因似凤凰翱翔而得名，其形覆盖两市三县，且右翼还触及郴州。而蓬源峰是在其左翼靠颈部位置的一座山头，正是衡东、攸县、醴陵三县（区）的交界处，当地人又称其为蓬源仙，高高耸立，仙风道骨，灵气环绕。

好山得遇识山人。凤凰山之名，不仅因其地理奇势，更因其一段与唐代名相李泌相关的往事，而添上几分仙意与人文色彩。

李泌（722—789），字长源，封郢侯。其人博学多智，少有奇才，曾任玄宗、肃宗、代宗三朝，官至宰相。史载其“清虚有道，洞晓阴阳”，尤喜山水清修。天宝末年政局动荡，李泌引疾辞官，南游衡岳，筑庐隐居十二载。据传他栖居凤凰山燕子岩间，结庐读书、悟道参玄。山民入山伐木、狩猎，常与之邂逅，见其气貌冲和，风骨清峻，遂敬之为“李真人”。

李泌隐居，而心系黎庶。早岁之年，曾于山下檀象筑坛祈雨，应时降甘霖，百姓感戴莫名；又时常施方行医，济人疾苦，声望日隆。大历三年（768），唐代宗以国事艰危，诏召入朝，李泌遂出山应命，一去不返。

山民感其恩德，后于旧庐旧址建庙奉祀，庙号“蓬源仙”，亦称“李真人庙”。此庙历经一千二百余年，香火不绝，三邑共祀，春秋祭典至今犹盛。庙门联曰：三邑名山胜地，两府第一神仙。殿内神龛旁又悬楹联：分字为十年宰相，挂冠称陆地神仙。此语，实写李泌身处尘世与出世之间的两全襟怀。

在衡岳群峰间，处处可寻李泌遗迹。烟霞峰下，其旧居遗址尚存；福严寺岩壁有其手书“极高明”三字，笔力遒健，被后世誉为“衡岳第一铭”；鹤岭东岳庙后的“仙鹤神针”、石门关旁的金盆热泉、金觉峰的锡岩、神碑、古寺等处，皆托李泌栖栖之迹。宋人张昞登衡山，见其旧址荒烟蔓草，题诗云：“石壁巉岩路已荒，人言相国旧书堂。”千载之下，犹令人读之动容。

灵山多异事，好山应有好人识。如今登山者众，而读山者寡。七十二峰间，那些不甚显著的山名、庙宇、碑刻与传说，看似细微，实则皆为地方文脉与人文精神的沉淀。山风中潜藏的故事，既是衡山群峰的风骨与风流，也是我们乡土的魂魄所在。

而我此行再上凤凰山，亦是一次心愿的圆满。登临之际，云雾散合，松涛回响，恍惚间似闻古人咏叹。登山虽苦，却如一种洗礼——祭山、祭人、祭心。

爬山也是为了许愿，不欠佛佛心安。
特以文字记之！



蓬源峰日出



杜甫行吟过的空灵岸。
咏洲 摄

株洲文脉

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
yzhy83@163.com

杜甫的株洲诗旅

晏建怀

唐大历四年（769）初，杜甫从戎戈连年的四川辗转入湘，准备投奔自己的多年好友、衡州（今衡阳）刺史韦之晋。

杜甫二月离洞庭，至潭州（今长沙），停舟数日。据宋代赵子栎《杜工部年谱》所载杜甫离开长沙后的经历大致是：“发潭州，溯湘，宿岳石，过津口，次空灵岸，宿花石，过衡山。”

由此可知，杜甫“夜醉长沙酒，晓行湘水春”离开长沙后，溯湘江而上去衡阳，分别在今株洲市辖境内天元区栗雨办事处湘江边的雷石浦、溁口区龙船镇的花石戍留宿，中途意兴盎然，曾上湘江西岸霞石碑的空灵寺游览。

据近人考证，杜甫溯江而上，在湘江株洲段水域共创作了九首诗歌。这些诗歌一方面表达了诗人的逃难奔波之苦，而更多的则是忧国忧民之情。其中，雷石浦作《宿雷石浦》诗：

“早宿宾从劳，仲春江山丽。飘风过无时，舟楫敢不系。回塘漾暮色，日没众星稀。缺月殊未生，青灯死分辉。穷途多俊异，乱世少恩惠。鄙夫亦放荡，草草频卒岁。斯文忧患经，圣哲垂余爱。”

次日晨起，又作《早行》诗一首：

“歌罢俱在晓，行迈有期程。孤舟似昨日，闻见同一声。飞鸟数求食，潜鱼亦独惊。前王作网罗，设法害生成。碧藻非不茂，高帆终日征。干戈未揖让，崩迫开其情。”

船过今溁口区溁口镇水域，作《过津口》（溁口古称津口）诗：

“南岳自兹近，湘流东逝深。和风引桂楫，春日涨云岑。回首过津口，而多枫树林。白鱼困密网，黄鸟喧嘉音。物微限通塞，侧隐仁者心。贫贱不尔弃，膝有无声琴。圣贤两寂寞，眇眇独开襟。”

至空灵岸，杜甫被“层叠楼台一罅中”的奇观所吸引，于是，停舟泊岸，沿石径而上，站立高处，望江水奔流，万壑起伏，作《次空灵岸》：

“沅江逆流来，落落展清眺。幸有舟楫迟，得尽所历妙。空灵霞石峻，枫栝随奔峭。青春犹无私，白日已偏照。可使吾吾居，终焉托长啸。毒瘴未足忧，兵戈满边徼。向者留遗恨，耻为达人诮。回帆觐赏延，佳处领其要。”

杜甫行吟过的晚洲岛。咏洲 摄



要。”

冻馁交迫之余，杜甫被眼前的景色所陶醉，竟生出“可使营吾居，终焉托长啸”的想法，希望在这里找一块地造房子，安度晚年，这既反映了战乱中的杜甫对安定的渴望之切，又反衬出溯湘江的空灵岸风景之妙。

船过素有“怪石屹立，水势汹涌，行舟覆溺者甚众”之说的昭陵滩，果然水流湍急，波涛汹涌，幸亏船工技艺精湛，安然渡滩，杜甫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，有感而发，作《解忧》：

“减米散同舟，路难思共济。向来云涛盘，众力亦不细。呀坑瞥眼过，飞檐本无蒂。得失瞬息间，致远宜恐泥。百虑视安危，分明冀贤计。兹理庶可广，拳拳期勿替。”

由个人历险经历而想到“减米散同舟，路难思共济”，恰如兵连祸结中需要同舟共济，众志成城，这正是诗人的伟大之处。

当晚，杜甫借住花石戍，作《宿花石戍》诗：

“午醉空灵岑，夕得花石戍。岸疏开辟水，木杂今古树。地蒸南风盛，春热西日暮。四序本平分，气候何回互。茫茫天造间，理乱岂恒数。系舟盘藤轮，杖策古樵路。罢人不在村，野圃泉自注。柴扉虽芜没，农器尚半具。山东残逆气，吴楚守王度。谁能扣君门，下令减征赋。”

这首诗，正印证杜甫的一贯思想：“穷年忧黎元，叹息肠内热。”一个自己都朝不保夕的逃难人，却还日夜为老百姓忧心如焚，关心他们的生活与生存，这是何等崇高的境界和宽大的胸襟啊。

翌日离岸，作《早发》诗：

“有求常百虑，斯文亦吾病。以兹朋故多，穷老驱驰并。早行篙师怠，席挂风不正。昔人戒垂堂，今则奚奔命。涛翻黑蛟跃，日出黄雾映。须臾瘴疠侵，颇倚睡未醒。仆夫问西望，暮颜靦青镜。随意罄葛巾，仰漱林花盛。侧闻夜来寇，幸喜囊中净。艰危作远客，干请伤直性。薇蕨饿首阳，粟马资厉聘。贱子欲适从，疑误此二柄。”

舟行半日，至江中晚洲。值春汛，水陡涨，作《次晚洲》：

“参错云石稠，坡陀风涛壮。晚洲迥知名，秀色异寻常。梓经垂挂把，身在度鸟上。摆浪

散快妨，危沙折花当。藕蕖暂愉悦，羸老反惆怅。中原未解兵，吾得终疏散。”

午后离洲，行约千米，在今龙船镇赤石村江边木崖上见少女采蕨，作《述怀》诗：

“餐折薛主人，开帆驾洪涛。春水满南国，朱崖云日高。舟子废寝食，飘风争所操。我行匪利涉，谢尔从者劳。石间采蕨女，束薪输官曹。丈夫死百役，暮返空村号。闻见事略同，刻剥及锥刀。贵人岂不仁，视汝如莠蒿。索钱多门户，丧乱纷嗷嗷。奈何咫尺间，渔夺成迢迢。自喜遂生理，花时甘缦袍。”

此诗通过对采蕨女的苦难遭遇和因战争而“空村”的现实，表达了对老百姓深切的同情，并对官吏横征、豪强暴敛的恶行进行了控诉。

随后，杜甫扁舟一叶，进入了衡山境界。不过，这些诗歌都是证明杜甫到过这些地方、表明了行迹的诗歌，沿途舟行寂寞，他的创作或许不仅仅这九首，我通过查阅清代仇兆鳌的《杜诗详注》，有些小发现：

一是仇氏书中注明在潭州及至衡阳途中所作诗歌达数十首，其中当有株洲段水域所作，因未注明行迹，如怀友、遣怀、寄赠之类的诗，故暂无法确定写于何处；二是我们所录在株洲的杜诗，都是溯江而上的诗，也就是说只是杜甫从长沙到衡阳这段单程的诗歌，但杜甫至衡阳得知韦之晋已经调任潭州刺史，会韦之晋未果后，又回到了潭州，这个回程虽然是顺流，快一些，但也需要几天，以杜甫的勤奋，不可能不创作诗歌；三是杜甫到潭州后得知韦之晋已病故，遂寄居潭州。一年后，遇贼劫在潭州作乱，杜甫深夜逃到船上，再次沿湘江而上，准备到郴州投奔任郴州录事参军

的舅舅崔嵬，经湘江，折水水，结果在来阳方田驿附近被大水所阻，不能南下，终于放弃，于是原路返回，又经过了株洲水域，最后客死从长沙至岳阳的舟中。

因此可以说，杜甫在世的最后两年间，在湘江两上两下，四次经过株洲水域，创作的诗歌应该远不止这九首。

杜甫曾在《梦李白》一诗中写下“千秋万岁名，寂寞身后事”之句，借以自况。其实，杜甫身后并不寂寞，我们今天仍在不停地学习他，怀念他。



古楠赋

尹运中

楠木者，木中之贵也。其干挺拔而润泽，枝叶常青，气度沉稳。它生于亚热带湿润之地，多见于四川、云南、贵州等高山密林地区，古人以其坚而不腐，纹理细密，常用作宫殿梁柱、祠堂堂构，故又有“皇帝木”之雅称。然而，繁华之下多荆棘。自古至今，因滥伐与病虫害之侵，野生楠木渐稀，核心保护种类已被列为国家二级保护树种。它从帝王宫墙的阴影中，逐渐退到山川深处，成为生态与文化交织的见证者。

攸县，本非楠木故乡，但在莲塘坳镇视头村，有一处名叫“树山坪”的地方，却静静长眠着一片古楠林。有人测算，林中最古老的楠木，距今已五百余年。这是地球上同纬度地区罕见的一片古楠木林，堪称天赐地珍。楠木林地周围群山苍翠，雾霭轻笼，风光煞是迷人。

从攸县县城通往银坑社区的乡道自林间穿过，十七株古楠夹道成行，如老将列阵。阳光透过层层枝叶洒下，碎光斑驳地落在道路上，仿佛行走于一条时间的甬道。树干遒劲如铁，根须盘结入地，似蛟龙潜伏。最大的一株，胸径九十分公分，高逾二十米，枝叶摩空，将天地支撑成一帧凝固的画卷。穿行其间，凉风带着木香与草色，耳畔常伴鸟声与溪韵，让人恍惚不知今夕何年。

这片楠木林究竟由何人所植，无可稽考。世代相传的村民，也只道“老辈子种的”。有人说是宋人所栽，也有人说是明初守土官家之手。若果真起于宋代，那这些楠木已陪伴人世近千年。楠者，生长缓慢，一寸年轮要经历多少风霜雨雪。每一株古楠，都是一卷厚重的史书。

在地方的传说中，关于这片楠木的来历，还有一段悲壮凄婉的故事。

相传数百年前，曾有一支农民起义军路经此地。首领乃勇毅之士，其妻美貌出众，温柔而智慧。夫妻情深，形影不离，然天不假年，一次激战，义军陷入官兵重围。首领欲领兵突围，其妻身怀六甲，不忍成为累赘，坚决不肯随行，趁夜色微茫，拔刀自刎。首领闻时，奔至妻前，见香魂已逝，顿时泪如泉涌，悲声震野。次日安葬之际，他命人于墓旁筑坟种树，誓言“使青木为家，长守地魂”。战乱平息后，他复率余众过此，望见楠木新芽破土，恍如亡妻魂魄化形，遂广植成林。后人因敬其情义，世代不伐此林。

民谣云：“烈女之血，化为灵木。”村民至今仍笃信，那些古楠之所以枝叶葱茏，四季常青，正是因那一脉忠烈之血，早已渗入泥土，滋养了这一方圣洁土地。

时光如歌流转，而古楠犹如沉默的说书人，以无声的姿态诉说千年。2019年，为了保护这片珍稀古楠，视头村在县委、镇政府的支持下，投资七十万元修建“楠木文化体验馆”。园区融合休闲、生态、文化于一体，既是古木的庇护所，也是乡村文化复兴的舞台。

进入园内，平整的青砖铺地干净如洗，几间活动屋错落其间，供村民娱乐、歇息。十七株古楠竖立于中央，如一群沉默的守护者。园内尚有五株古樟，也历经风雨，虬枝盘空，气度非凡。再向东望，一片修竹随风婆娑，竹影婆娑处，阳光投下斑驳的光影。清风拂竹，叶声如涛，似在与古楠倾诉时光的变迁。2022年9月，园内古树群被正式挂牌为“湖南省古树名木保护群”，从此有了更庄重的身份与守护。

楠木林北侧，一溪细流静静绕山而来，名曰“金水”。水光潋滟，溪声如琴。金水，乃攸水之支流，发源于银坑龙骨山与皮家岭之间，曲折十余里后注入攸水。因九曲回环，人称“九曲金水”。溪底鹅卵石光洁，水色清碧如镜。每当阳光倾泻下来，波光粼粼，碎金闪烁。若在夏日午后涉足其间，凉意沁骨，顿觉尘劳全消。溪水之上，有小桥横跨，如虹卧波。流水倒映林木，微风徐来，水面泛起出一层细纹，山与树、天与人，似都被这片水柔和地连接在了一起。

金水之名，有文献可考。元祝诚撰《莲堂诗话》载：宋徽宗询攸地风物，大学士彭天益以对答云：“鸾山配凤岭，金水绕银坑。”一联四景，尽显攸水灵秀。此语流传千载，使“金水”一名被赋予深厚文化底蕴，既有山川之美，又有文脉之光。如今行走于其侧，似乎仍能听见历史的回响。

从地理的视野看，这一地区正位于攸水流域的文化生态轴心。古时文人墨客登临此地，或吟咏风物，或寄情山水。今日人行其中，虽时境不同，却仍觉天地呼应、山水有灵。

放眼整个楠木文化体验馆，山色映林如画。远眺则林涛翻滚，绿浪叠翠；近赏则叶影婆娑，岚气氤氲。一阵风过，枝叶相触，发出沙沙的细响，如旧梦低吟。倘在夏日傍晚歇息林中，头上翠盖如帐，光影模糊不见天日，耳旁偶闻鸟声与溪韵相合，令人心生生凉——这大抵便是自然的抚慰。

老杜诗云：“清江一曲抱村流，长夏江村事事幽。”此境正合诗意：一江清水绕村流，群山叠翠，暮霭微笼。林深处似有琴声，似有凤韵拂袖而来，让人不由心生敬意，默然长思。再观那一株株古楠，它们的姿态，既有伟岸之骨，也有沉静之魂；风来它们轻摇，雨至它们低吟。它们以从容不迫的韵律，应对四时轮回；以静默无声的方式，诠释生命坚韧。寒来不凋，酷暑不萎，洪水不能摧，雷霆不能折。它们既是草木，也是信念，是千年岁月沉淀下的生命哲理。

有人说，古楠是时间的具象，是大地的手书。每一圈年轮，都是一段时代的脉搏；每一道纹理，都是风雨的诗章。它们不需言语，却以自身存在，注解着恒久的意志与大自然的仁厚。

在夜色中，古楠们如一系列沉思的智者。风过叶鸣，似低语又似默诵。月光洒下，枝影斑驳，仿佛古人徜徉其中，听风作笛，水为和声。若此刻你心中静默，或许能听见那遥远的故事——忠烈的血、久远的爱、岁月的风——都在这片林中缓缓呼吸。

它们不言不语，却时时回应风云的更替；它们不求铭记，却早被时光铭记。它们以生命书写永恒，以无声延展信念。

我们这些行走世间的过客，在树影下，往往会无声伫立。看风掠枝梢，听水过石洞。那一刻，烦恼顿解，思绪被一种温柔的力量轻轻托起。你忽然懂得：活着，也应如这楠木一般——不为喧嚣所惑，不为风雨所惧；以沉稳为骨，以岁月为魂，在平凡中守住自己的清气与力量。

也许，当我们离开此地时，带走的，不仅是树影、风声与水光，还有那种静默之中的坚守之美，一种历经百年仍不屈不息的灵魂意象。

而古楠，依旧立在树山坪上——在晨雾与夕晖之间，无声诉说岁月，在风雨与光阴之交，凝成一曲亘古不息的生命长歌。



视头村的古楠木林